

萧红与迟子建作品比较论

薛丽丽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上海健康护理职业学院（筹）） 上海 200237

摘要：比较研究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特点在于它的跨越性和价值意义的提升。萧红和迟子建的作品无论是从地缘文化的相似性还是从女性创作的文本题材、创造风格上都具有比较的共同基础和价值意义。萧红、迟子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们活跃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位作家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共同呈现、独特的女性话语与视角、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在对诗意空间的建构、日常叙事下的历史性题材、生态文学等创作方面，迟子建实现了对萧红写作风格的继承与超越。

关键词：萧红；迟子建；作品比较；比较研究

一、比较研究的基础与研究意义

（一）地缘文化。萧红、迟子建都是出生于东北的女性作家，广袤的黑土地承载着她们或不幸或有幸的童年经历，童年记忆深深印刻在脑海中，积淀成稳定的心理结构，进而形成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故园情结。从地缘文化角度进行比较，有助于对特定作家作品文化特征的整体把握。萧红、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景观、民风习俗、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是特定区域特定时期文化状况的写照。在提倡区域文学整体研究的当下，个体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是对作家群体或文学流派的深入关照和把握的基础。东北文学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使得它更具有一种开放和流动性，因此跨越时代的萧红、迟子建作品的比较研究可以为整个东北文学研究提供个例参照，从个案中提取具有普遍意义的区域性文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二）小说文本。萧红、迟子建在小说的选材立意、创作姿态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因此，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两者小说的异同，这有助于深化对萧红、迟子建小说的思想内涵的解读。比较研究建立在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基础之上，加强对单个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前提，也是促进比较研究的重要方法。不同的读者对小说的文化意义具有迥异的理解，即便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境况下对同一本小说的文化意义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将萧红、迟子建小说进行比较，以两者的小说文本互为参照，考查作家创作时的文化选择、文本中蕴含的文化意蕴及其与东北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萧红、迟子建小说的文化内涵解读，还助于

把握小说内在文化意蕴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制约和影响。

（三）创作风格。不同的作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但萧红和迟子建的创作风格有很多相通的要素。她们采用相似的叙事视角和写作手法来表现东北的地域文化和东北人民的生存状态，但是在两者小说的文化内涵和表现主题方面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例如，萧红在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下的“悲凉”话语，迟子建在女权主义合围中的“温情”叙述。在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主体依靠原有的图式对客体进行同化与顺应，逐渐建构起客体，也逐渐建构着主体，实现主体自我的外化和内化。主体在创造着客体的同时也受到客体的制约。研究两者小说文化意蕴的迥异，比较不同的文化意蕴对于主体创作风格的影响，便于全面了解作家创作风格的成因。

二、萧红、迟子建作品的比较研究

萧红、迟子建站在对生活有着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女性的立场上来审视、表现和评价自己写作的时代与社会，在小说创作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萧红无疑是现代女性文学大家中的佼佼者，在东北文学和东北作家群中的地位和影响更是首屈一指。钱理群认为萧红“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一种对历史、对文明、对国民灵魂的去、现在、未来的大彻悟”。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走上文坛的迟子建对萧红的作品及其创作风格极其推崇，在《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一文中，迟子建指出，“萧红内心透明，文字感觉好，敏感脆弱丰富的情感应该是最优秀的女作家所不可缺少的，而这些她都具备了。”推崇之余，迟子建与萧红小说存在诸多方面的相通点。

（一）东北地域文化的共同呈现

萧红和迟子建对故乡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为什么要失眠呢？烦躁、恶心、心跳、胆小，要哭泣，我想，也许就是故乡的思虑吧！”萧红在《失眠之夜》一文中如是说。在《呼兰河传》中，虽然故乡并未给萧红带来更多的美好回忆，但是萧红对故园仍然具有难以割舍的情愫。迟子建同样基于自身对故乡的独特情感，加之深受萧红小说的影响，进一步着力描写东北地域文化，于是，萧红笔下的皑皑白雪，无尽的风吼、冰冻同样呈现在迟子建的笔下，神秘玄虚的萨满法师、琳琅的法器、热闹的秧歌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两者的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意象。

两者小说中共同描绘的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并没有简单的雷同式呈现，而是经过作家独特的经验和超验的价值判断筛选出来。迟子建在萧红开拓的文学题材上再次将东北地域文化真实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萧红从东北的自然特征和生命特征中透视出比表面现实更为深刻的具有民族、性别寓意的乡土东北，自然的生机是人生死寂的参照物，迟子建继承了萧红的深刻观察和体悟，同时又赋予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呼唤人性回归自然。两位女性作家在地缘关系和文学艺术的牵引下共同唱响了东北地域文化之歌。

（二）独特的女性话语和视角

萧红在男权中心文化语境下坚守女性的话语自主权，打造了“荒凉”的女性话语。迟子建身处当代社会，同样坚守着女性的话语自主权，她并未同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追求轰轰烈烈的女权解放，而是将自己的视角投注到女性的内心世界，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两性之间的冲突，积极找寻两性和谐共存的方式，搭建两性和解的桥梁。迟子建之所以能够在浮躁的社会文化浪潮下保持独特的视角和冷静的心态，缘于她自身的创作理念，她和萧红一样，在时代的大潮中坚守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方式。

萧红善于使用儿童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观察社会生活，用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刻画生活的本真状态。《后花园》、《呼兰河传》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以孩童的视角来观察周围的世界，《广告副手》、《弃儿》等篇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作家自己的身影。同样的，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那失去的……》等作品也用儿童的视角观察世界，用儿童的心智感受世界，早期作品中这种叙事视角的模仿痕迹尤为明显，但她灵活自如地扩大了叙事视角的空间，例如《采浆果的人》、《雪坝下的

新娘》、《日落碗窑》等都是描绘“傻子”眼中看到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傻子”视角拓展了儿童视角一贯的单纯明净的心理空间，使得小说更富有趣味，具有煽动性。

（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

萧红和迟子建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她们与普通百姓生活具有感同身受的情感联系，都自觉地选择平民立场，站在平民的角度上观察周围的社会生活，传达世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萧红在恨铁不成钢的极度批判中传达出自己的心情，有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迟子建则用自己悲悯的心来体察周围的一切，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悟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相联系，从而创造出源于现实素材又高于现实素材的艺术形象。《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农民工夫妇之间深深的爱意是作者浸染着自己的情感经历刻画而成的。“我们婚姻生活中曾有的温暖又忧伤地回到了我身上，所以对那对民工夫妻的感情，很大程度上倾注了我对爱人的怀恋”。迟子建秉承萧红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开拓了新的文学主题和素材。

从国民劣根性的批评这一角度，萧红用痛彻心肺的措辞和呕心沥血的文字奉献出自己对祖国和故园深沉的爱。迟子建则让自己的笔触深深扎根于东北的黑土地，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用特殊的批判方式使人们看到社会生活中存在美好的一面，并力图开拓深刻沉稳、积极向上的社会空间，同样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尽到了优秀作家的职责。

三、迟子建对萧红写作风格的继承与超越

作为当代著名的女作家，迟子建一方面继承了萧红创作的诸多内容，同时也开创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并且得到了文坛的广泛认同。

（一）对诗意空间的建构

王安忆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要向人们揭示社会与人生的苦难真相和残忍面目，而且要在洞悉人生真相之后，找寻或创造一种承担真相的力量，让人们在用文字堆砌的艺术世界里获得精神的抚慰和情感的引渡。”从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讲，迟子建的作品不如萧红，但是从建构的角度来讲，萧红的作品远远不如迟子建。迟子建在萧红的批判基础上进行了建构，为人类寻找诗意的心灵栖居地。千里沃野、仓廩丰盈滋养了东北人健壮的体魄，辽阔苍茫、雄奇险峻的生存环境塑造了东北人豪气冲云天的性格特征，黑土地作为大地根

基的具体形态彰显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在迟子建小说中，黑土地意象又是含而不露的，它往往被外物所覆盖，如白雪（《白雪的墓园》）、土豆（《亲亲土豆》）、煤屑（《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因此，多数情况下它仅作为小说叙事的场域，叙事重点放在黑土地载负着的原野、花草、森林、河流、小溪、村落等自然景物之上，黑土地作为小说叙事的基点而获得存在性价值。即使在迟子建书写城市人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的小说之中，黑土地也是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和心灵的栖居地。在黑土上的生活充塞着“北极村童话”，孩子是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老人是慈爱安详悠闲自得的，处处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象。

（二）日常叙事下的历史性题材

迟子建在萧红所展现的东北地域文学的基础上拓展了历史性题材。《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等都是她用日常叙事写史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开篇并没有史诗般的宏大架构和深沉基调，只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写起：“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又笑嘻嘻的从畅春坊溜出来了。”迟子建关于历史题材的书写，从民间立场着笔，更为全面真实的

反映“九·一八”事件后，处于伪满洲国统治之下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现状和精神状态。迟子建在作品中采用日常叙事的视角来展现抗战这一宏大历史主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明显继承和超越了萧红从自我体认和感悟中叙写民间万象的写作方式。

（三）生态文学

萧红对于东北地域的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的展示是为了树立批判的对象，她对于黑土地的描绘饱蘸着愤恨和亲切交织的矛盾情感，并没有单纯地专注于自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迟子建则不同，她无疑是执意建构自然生态环境，有意识地赋予自然以主体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生态意识的指引下，迟子建开拓了自然和精神的圣地。《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书写生态文学的标志。她在进行这部小说的创作之前多次进入鄂伦春人聚居区进行采访，并写下了十万字的文字记录。迟子建用作品阐述了“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保留原生态的生物物种和生存方式未尝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迟子建在谈到《踏着月光的行板》时曾说到：“我没有夸张地描写生活中的残酷性，但读者可以看出好多细节是沾满血迹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饱含着作家对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建构。随着当下社会生态意识的增强，相信迟子建的生态文学之路会越来越宽。

参考文献：

- [1] 迟子建, 闫秋红. “我只想写自己的东西”, 小说评论 [J], 2002(2)
- [2] 迟子建. 伪满洲国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08
- [3] 中国作家网: 王晓艳. 浪漫爱情的诗性表达——

读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 2010.3

- [4]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12
- [5] 秦燕南. 萧红、林海音、迟子建作品的文化精神探究 [J]. 牡丹, 2021, (14): 48-49.